


 刊头摄影:杨国美  
 题字:赵守阳

## 和谐之声

## 甜甜西瓜师生情

○李波

小汪打来电话,说他女婿再过十几分钟到我家楼下,送几个西瓜给老师尝尝。我说这怎么好意思,无功不受禄。小汪说,老师您不能这样说,您十年前是我的老师,现在还是我的老师,您永远是我的老师,学生给老师送几个西瓜尝尝,不成敬意,您就不用客气了。恭敬不如从命,我只得点头答应,说声谢谢。

从教四十几年,教过的学生若干,尽管教的是小学,退休也已十几年,但还有好多学生想着我,念着我的好,这让为师的,既有成就感,又觉得人与人之间的情分,不会因为空间和时间而阻断。

小汪是我教过的最早一批学生之一,我对学生一视同仁,想破脑袋也记不

起对他有什么特殊照顾,可他说起我的好却头头是道。他后来也做了老师,在同一个学校工作,我是他的领导,我对教师也一视同仁,想破脑袋也想不起来对他有什么关照,可他在人前人后总要说我的好。好就好吧,也许我这个人就是讨人喜欢。

老家是著名的“西瓜之乡”,出产的西瓜名扬四方。小汪的女婿送来4个西瓜,每个都很大。往年刚上市的西瓜口味不是太好,而今年完全不同。用刀切开一个西瓜,瓜瓤鲜红,还没有吃到嘴里,就闻到一股淡淡的甜味,咬上一口,酥酥的,甜津津的,叫人越吃越爱吃。我家人少,一个大西瓜能吃好几天。吃剩的西瓜放冰箱里冷

藏,下次再吃口感更好。

4个西瓜吃完没隔两天,小汪又打来电话说,老师,我女婿再过十几分钟到您楼下,上次送的应该吃完了吧?西瓜有的是,吃完了还有。我说这怎么行,不能再送了,再送确实让老夫过意不去。小汪说,老师您放心,这西瓜也不是我拿钱买的,也是我的学生送给我的。我的一个学生承包农田长西瓜,每年赚好几十万。西瓜田要换茬,不换茬易得枯萎病,今年凑巧,承包的西瓜田正好在我家门口。缺少用具就到我家拿,有时到我家吃顿饭。这么着,近水楼台先得月,隔天就要送我西瓜。我说,你的学生送给你,你应该享受,干吗又要转送给我?小汪

说,我的学生说了,我是他的老师,您是我的老师,也就是他的老师,学生送老师几个西瓜尝尝。还能说什么呢?只好说声谢谢。

后来小汪又送给我两次西瓜,每次都是4个,西瓜的个头越来越大,有一个居然有20多斤;随着气温升高,瓜瓤也越来越甜,吃着越来越爽口。

退休后来城里和孩子一起生活,每年夏天小汪都要送我西瓜,今年送得特别多。虽然他说自己没有花钱买,是学生送他的,但这炎热的天,要把西瓜从田里弄到家里,再让跑运输的女婿送到百里外的县城我家,兜兜转转,几多麻烦。甜甜西瓜,怎一个“情”字了得。

## 生活素描

## 半块月饼

○陈文祥

小时,临近中秋,就一天掰着手指数日子。早也盼,晚也盼,就为心心念念的月饼。那时,月饼单一得很,多为椒盐月饼。外面一层油皮纸包着,里边是一块小小的、圆形的焦黄月饼。月饼表皮上零星散布着几粒少得可怜的芝麻,掰开月饼,中间有一团以糖、猪油、花椒、红绿丝混合成的馅。那馅,只有指甲盖那么一点点。但这是月饼的精华,自然最好吃。可惜,这馅少得可怜,多数被厚厚面疙瘩取代了。刚刚把人馋吊起来,一上嘴,却没了。

就是这种面团似的月饼,许多穷人家还吃不上。在我们家,便是麦面饼直接替代月饼。因为,小麦磨的面,是自家产的,不要钱买。

中秋这天,母亲早早和了半盆面,捂在被窝里,等面涨起来,就叫我到锅灶后边去烧火,她在灶上用手指抓起一块面团,在掌心一抓一拍,贴到锅里边。解后,一锅面饼代替月饼过节,给我们解馋也上计划呢,最多两块。我问母亲:“为何不买月饼,改用面饼哄我们?”母亲叹气说:“没钱噢!孩子,有面饼吃就不错了,知足罢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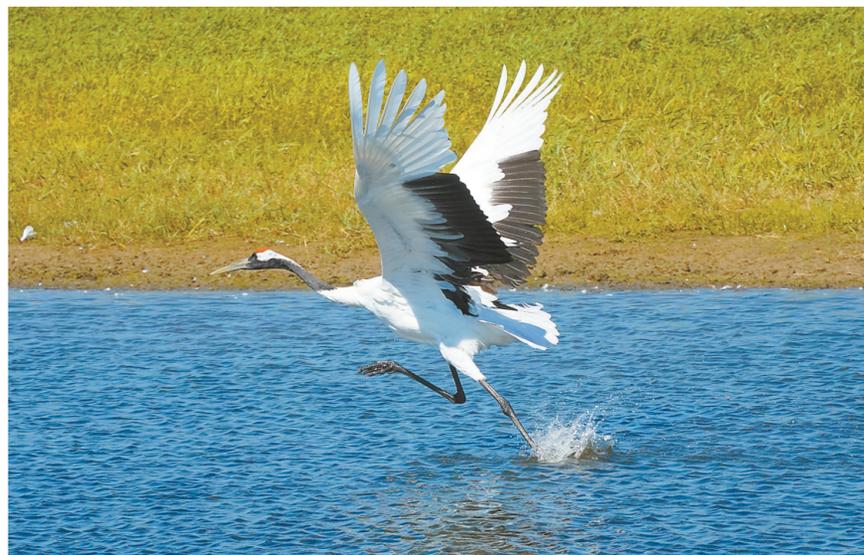
八岁那年中秋,我家第一次买了两块月饼。那天晚上敬月亮,母亲虔诚地搬出破旧的小桌子,恭恭敬敬将月饼用托盘盛上,摆在桌子中间,另外,放几粒邻居给的菱角、花生,点上一炷香。

明亮亮的月亮挂在头顶,大地一片银光。别人家敬月亮已收摊,而我家迟迟不动。眼见月饼吃不到嘴,心里好似有十八个猫爪抓心难受。可母亲说:“今年有月饼,多敬会,代表心诚。”直到我哈欠连天,母亲才将我们兄弟四个叫到一起,小心翼翼将月饼一掰为二,一人分半块月饼,而母亲自己连尝也没尝一口。我们四人都舍不得一口吞下肚,吃了就没了,想想就舍不得。

我先是从小月饼表皮上的芝麻吃起,一粒粒用小手抠出,放入嘴里。然后,才是脆脆的表皮,小块小块剥下,放入口中,细细咀嚼。最后,才舍得吃月饼馅。一丁点一丁点,慢慢地、细细地品尝。

中秋只吃得上半块月饼,我居然吃了好几个年头。终于有一年,吃上了整块月饼。那个高兴劲、开心劲,甭提了。再后来呀,月饼不再稀罕了。

年年中秋,今又中秋。望着铺天盖地五花八门的月饼,我无动于衷。唯一能吊起我胃口的,还是那心心念念的半块月饼,今天回味起来,嘴里仍有余香!



鹤舞秋日

新华社记者 魏弘毅 摄

## 心灵深处

## 『一角』月饼格外香

○陈国江

中秋节留给我最深刻的记忆,不是菱角,不是新藕,也不是一轮满月,而是“一角”月饼。

在我小的时候,中秋节前的一两天,总会看到父亲从外面带回家一个灰草纸小包放在他的床头柜上,里边会渗出油斑。趁父母不注意时,我会悄悄地把鼻子靠上去闻一闻,哇,真香啊,香里还带着甜,馋得我口水都流出来了。我知道那叫月饼。但没有父母的允许,我是不敢偷吃一个饼屑的。

中秋的晚上,母亲会做一个冷锅饼。这个冷锅饼有脸盆口那么大,父亲在灶下用软草小火慢慢地烧,母亲在锅上往锅里舀酵面。一面烤成金黄,再翻过来烤另一面。而我心里,却是念着床头柜上的那个月饼。

冷锅饼敬过月亮,然后吃晚饭。晚饭结束,我心里想着,该吃月饼了。终于,我盯着父亲庄严而隆重地打开那个充满诱惑的灰草纸包,里面果然是月饼。金黄酥脆的饼皮薄似一层又一层,父亲拿来菜刀,一切五份。父母一人“一角”,我们兄妹三人一人“一角”。

我觉得这才是中秋最高级的享受。这“一角”月饼吃得讲究。我先把那上面的饼屑用舌头舔干净,咀嚼着饼油的清香。然后一层一层地剥皮吃,这皮又油又酥,香得让人没法抗拒。皮吃完了,我才从尖尖角开始,一点一点地用门牙咬,所以我能吃出里面的内容来。有红绿丝,有杏仁,有菱花子,有果脯,有枣泥。等我“研究”结束,这“一角”月饼也就吃完了。

吃得实在是解馋,但心里还是不满意。那时我的愿望,就是想有一天能把月饼吃过瘾。然而,在当时的家乡,能有月饼吃,已是很值得向伙伴们炫耀的了。想吃过瘾,那只能是一种奢望。

在去部队当兵之前,我也没有吃过一个整月饼。到部队后,过第一个中秋节,连队给每人发了四个月饼,我一口气吃了两个,还剩两个没舍得一次性吃掉。

记不得什么时候月饼不上计划的,也记不得什么时候我竟对月饼渐渐没了兴趣。吃起来吃,还是觉得那“一角”月饼最香。

如今的中秋节,月饼只是一种节礼,一种象征,主要的功能不是吃,而是一份过节的感觉。

## 生活感悟

## 山药豆

○张超南

今天在小区一栋楼的后面看到一株很多年未见过的植物,那是一株山药,藤上挂满了山药豆,看到它一下子让我想起了我的童年。我的外公以及盐都区秦南镇上的三间草房。

我的童年是在秦南镇上外公家的三间草房子里度过的。每年的十月下旬,是山药豆成熟的季节,外公门前的围墙上,山药豆围绕着藤蔓挤得满满的。成熟的山药豆,只要用手指稍稍触碰一下,它们就会像那些发黄的树叶一样,纷纷落下。它们,有的和黄豆粒一般大小,有的和指甲盖差不多大。用指甲掐一下,浓浓的汁液便马上渗出来。这是我期盼已久的时刻,那时家里穷,平时没有什么吃的,山药豆就是最好的美味。

在外公的带领下,我们迫不及待地把手指伸进藤蔓,放在一个铝锅里,煮熟,争先恐后吃起来,感觉糯糯的,到现在那种绵软、清香、悠长的味道还让我沉醉。

我的外公是一位有故事的老人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,他毕业于扬州师

范学校。当年因为家境贫寒供不起他上大学,尽管外公学习成绩很好,最后还是上了不要交学费的师范学校。毕业以后作为公办的老师先后在南京、镇江等地任教。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,外公逃荒到盐都区秦南一带,靠教书艰难度日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外公一直在秦南小学教书。那时教师的收入非常低,月工资20多块钱,一大家子的生活非常困难,经常为钱发愁。我还记得外公很瘦,体弱多病,常常去医院看病。他的古汉语水平很高。高兴的时候常吟唱唐诗宋词,抑扬顿挫,陶醉其中。那时候我就知道诗词不仅仅是用来朗读的,还能唱。

外公的书法在十里八乡很有名气,尤其是隶书。小镇上凡有婚丧嫁娶,门店开张需要书写挽联、门联、牌匾的,自然就会找外公,这时候也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刻。记得有一家食品店开张,要写牌匾,字写好后,自然少不了答谢。碗口大的桃酥上沾满了糖粒,让我垂涎欲滴。我三五除二吃

掉一块,剩下的藏在背心里,不让其他人看见。

那时候生活清苦,逢年过节的时候,外公会独自一人坐在八仙桌前,泡一杯茶,一碟花生米,一碟姜丝慢慢享用,这是最悠然自得的时刻。

我的童年在秦南街上炸炒米摊子、铜匠店、铁匠铺、钟表铺、补碗补锅摊子前度过。我特别记得补碗师傅先用细细的绳子把破碎的碗绑紧固定,再用金刚钻的钻头在瓷碗上钻孔,然后用大号订书针样的铜铆钉,慢慢地铆到瓷碗上。

秦南小街是我童年的游乐场,我跑遍了小街的每个角落。每当立秋的时候,新藕上市,兴化的农民会撑着小船,停在小红桥旁,一口大锅里煮藕,炉子是用大缸做的,锅盖用新鲜的荷叶扎起来的,远远地就闻到了荷叶的清香,这种好吃的藕有个好听的名字——花香藕。我没钱买,只有站在锅旁边看的份,从来没有吃过。

五十多年后的今天,我摘下一片山药豆的叶子,回味童年的味道。

## 往事如烟

## 焦屑

○高新东

前几天我和几个文友一起吃工作餐,都是些本地最原始、最地道的家常菜。最后,服务员给每个人端上了一只古色古香的小茶碗。

“啊——焦屑!”有人惊叫起来。随着这声惊呼,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自己面前的小茶碗。我看看眼前的小碗,碗只有拳头那么大,碗的中央,好似一段焦黄柔滑的绸缎盘着,闻着透出一股浓浓的麦香。

我两只手的拇指、食指指尖,紧紧地捏着小碗的碗腰,心想,要是能回到五十年前,把这大半碗焦屑还给母亲多好呵。

是的,五十年,整整五十年。那年我刚五岁,妈妈生我弟弟,在家坐月子。那天下午,屋子里很暗,阳光从狭小的窗户里挤了进来。我倚在房门边,努力地盯着屋里的一切。奶奶打开一只不大的密闭的玻璃罐,小心地舀了几大勺粉子,放入碗中。拿起茶瓶,慢慢地把热水倒进碗中,再挖了一调羹红糖放进去,用竹筷搅拌了又搅拌。那粉子的焦香味四处弥漫,扑

鼻而来,从屋里延伸到了屋外。

我站在房门边,眼巴巴地看着扎着头巾的妈妈倚在床沿,一勺一勺把糊糊往嘴里送。为了吸引大人注意,我用小脚轻轻地踢门槛,用小手轻轻地推门沿,声音大极了,奶奶和妈妈似乎都没有注意到。我又用身子挤贴着门,门发出吱吱声。

这时,妈妈发现了,立即叫道,“小伙子,妈妈这里的焦屑吃不下去了,你端去吃了!”我如愿以偿,三步并作两步地冲到妈妈面前,端起碗,接过勺子。碗里还有半小碗的糊糊,我一边用勺子捞一边用嘴吸,没几下就吃得干干净净。

那个焦中带香的甘甜味,那入口即化的柔润感,刀刻一样烙进我的灵魂里。后来长大了,我知道了在那个年代,对于农村人家来说,焦屑是很珍贵的食物。回想起那天的情形,妈妈并不是吃不下那小半碗焦屑,而是故意省给我这个还未懂事的儿子吃。

妈妈的爱就这样和着焦屑的滋味,深深地融进我儿时的记忆里,让我从此对焦

屑有着格外的感情。

记得初中三年级时,我在学校寄宿。开学前,妈妈都要提前在家里上灶边,将元麦面放入铁锅里,用微火慢炒,待略焦黄,炒出香味,铲出,为我准备一大玻璃罐元麦焦屑。

离家时,总不忘叮嘱几句:小伙子,焦屑千万不能用开水泡啊,要用温水先搅成稠糊,然后再用适量开水慢慢冲调,顺着搅动,不要忘了再放一点点糖精。

那时周末,住宿的学生都要回家拿点蒸饭的米和喝粥的咸菜,学校食堂正常不开伙。我因为离家较远,很少回去,就一个人在宿舍,泡一碗焦屑,度过周末。

因为焦屑不同凡响的香味,在晚自修后,我总愿意与同宿舍的“兄弟”一起品尝。一人一小半碗,在浓浓的麦香中,大家说着各自家乡的故事,憧憬着美好的未来,那场景依然历历在目。

后来的后来,我知道了焦屑可以用小面粉炒,也可以用来面粉炒。妈妈炒制时,先把雪白的面粉倒入大

铁锅,再用大铁铲贴着锅底不停地左右翻炒;待面粉呈淡黄色,有焦香味散出,赶紧抽掉灶膛里剩余的柴火,再翻上几铲子,搁铁锅内,等凉了再盛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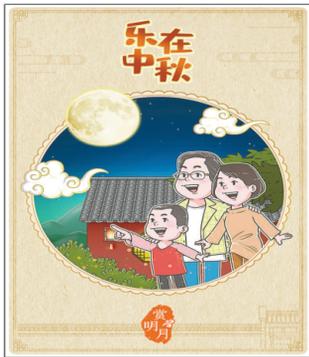
这是妈妈炒焦屑的技巧和经验,也是妈妈永远的关照。微微焦屑,却布满学问,尤其那一铲铲翻炒,倾注着妈妈对儿子无尽的期望。

参加工作以后,我依然很怀念焦屑的味道。以至夏日的某一天,我与妈妈通电话,再次聊到焦屑。我说:“妈,我想吃您炒的焦屑了。”“小伙子,你星期天到家里来吃,妈妈给你炒。”再次品尝妈妈炒的焦屑,真是沁入肺腑。

而今,在琳琅满目的外卖清单里,找不到焦屑的名字,在满街飘散的烧烤烟雾里,我总想闻到飘满上世纪八十年代学生宿舍的焦香味。

偶尔还能遇见焦屑,能闻到焦香味,但妈妈不在了……每念及此,一阵悲伤涌上心头。总想喊一声:妈,我还想吃您亲手炒制的焦屑啊!

## 漫画



乐在中秋 新华社 发

和谐之声

生活素描

生活感悟

心灵深处

往事如烟

漫画